

后台有什么

赵棋妹

赵棋妹,1998年生于山东,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。小说见于《中国作家》《青年作家》等刊物,文论及翻译见于《当代作家评论》《文艺评论》等,兼及戏剧与影视创作。



成为了我的朋友,连同她安静的美洲豹。

她转过头问我,今晚演出是否在这里工作。我说是。她点了点头,笑道:“那你会很忙。”

她说对了,那晚的演出比往常更热闹。美洲豹压轴登台,我在上场通道来来回搬道具、耳边全是乐队的铜管声和观众的尖叫。演出接近结束,我回到后台清理,外面的热闹突然变为喧哗,“豹子跑了!”有人惊呼,随后是一阵更为慌乱的尖叫。我扔下手里打圈的电线往侧台跑去,正撞上她从另一头跑过来。她在我面前停下,喘了口气,问我:“钥匙在你那儿吗?”

我愣住。她在问那把货运出口小门的钥匙,我下意识摸口袋,明白她看见了我的动作。帐篷外的骚乱平息了许多,似乎已经有人维持秩序。“报警,快报警!”我听见什么人在喊。

“我不能见警察,”我脱口而出,“我的签证——”

她没说话,伸手拉起我的手腕,声音很轻:“给我钥匙。”

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。她低头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个荧光粉色的手环,观众入场用的那种。“这个给你。”她用牙齿扯掉自己的一只手套,替我把手环扣紧,指尖冰凉。

她看着我,又对我说了句话,还是“西涅什特”开头的那个短语,神情一瞬间柔和,和面对美洲豹时如出一辙。我乖乖把另一只紧握的拳头从口袋里掏了出来,她拿走钥匙,消失在帘幕后。

警察来得很快,后台的人被分成两拨,团长被拽到一旁,开始解释和辩解,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。我站在人群边缘,准备好迎接我的末日。
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?”警察问我。

“帮忙搬椅子”,我故作镇定,祈祷他别再追问。我不能说谎,也不能说太多。警察扫了一眼我手腕上的荧光粉色观众手环,很快把注意力移开,摆摆手示意我退到一拨人群里。现场乱成一团,一个不起眼的亚洲女孩不值得占用太多时间。

我跟着被问完话的人群,不紧不慢地走出后台,穿越主舞台,掀开帐篷的正门,走进冰冷的空气里。经过我的车时,我目不斜视,没有停步,呼吸在围巾里变得潮热。我加快脚步走出停车场,最后几乎是冲刺着跑到了附近的加油站。州际公路在前方延伸,除了加油站便利店的黄光,远处只见零星的车灯。加油站外墙堆着几个大垃圾桶,桶盖上结了薄冰。我把那张写着“STAFF”的塑封卡片拿出来,丢进去。美洲豹还在游荡,我不该离开那些红蓝灯光太远的,然而,一片黑暗与荒无之中,我终于感到安全。

第二天,名叫“Sol”的幼年美洲豹在两公里外的玉米地被麻醉枪击中,送往市中心的动物园。警察没再找过我。调查结束后,团长因非法经营被捕,得益于媒体不乏猎奇口吻的连番报道,我逐渐拼凑出她的故事:比起真正的雇员,那个拉丁裔兽师更像被控制的黑工,证件不在自己手里,只有债务越滚越大。那晚她走得干脆,像是早有预谋,趁乱带走了属于自己的一切,除了那只美洲豹。我唯一想不通的是,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?为什么“Sol”会在演出时突然像猫一样攀上铁笼,一跃而出?

这个城市的冬季无比漫长,冬天结束后,我的生活好过了很多。

六月,我被授予MFA学位,这是我第一次省吃俭用为自己买下一件奢侈品。最后一次和尼泊尔室友一起逛超市时,她站在冷冻货柜的打折区对我说,Zhou,我一直在抱怨,介绍你去危险的地方。我说,没什么,不危险,只是在后台打杂,搬搬道具。她很惊讶,原来她一直以为我在热情果马戏团做的是舞台监督。

回家的路上,一对墨西哥母子走在我前面,我又听见了那个“西涅什特”开头的短语。我抱着装鸡蛋的敞口纸袋追上去,请求牵着孩子的母亲告诉我那句话的意思。我说,对不起,抱歉,原谅我的冒昧。女人用她慈爱的黑眼睛看着我,说,是的,亲爱的,就是这样。当你说“xinechtl-apohpolhui”,你在说“Sorry”“Please forgive me(请原谅我)。”

“xinechtl-apohpolhui”,我跟着她念。

纯正的纳瓦特尔语,她夸奖我。或者你也可以,“Ma xinechtl-apohpolhui”,更礼貌一些。你一定有过墨西哥朋友吧?她这样问我。

烟 囱

■ 祝源铎

穿越漫长的暴雨,雨歇处便是垃圾处理基地,巨型的白色烟囱矗立在灰蓝天空中,宁静如雪山。岗亭走出一个保安,我摇下车窗调出网上找的预约记录截图,保安看了一眼,问,来找人的?打个电话给他。我递出一根烟,说,叔,公司安排我们来参观学习。本来报名的人挺多,下雨都没来,就剩我们两个。保安接过烟,指着路边的一个小三轮说,你把车停那儿,这边正门进去就是展厅,你们就在里面看,别乱跑。

停车时于彤说,你还挺聪明,张口就能瞎说。我说,职业病,真话假话有用就行。于彤说,我俩也算半个同事,我咋没这本事。我说,不是啥好本事,你要是有空就学点小提琴,虽然是假把式,但你也太假了,你要是拉得像样点,下次就能站中间。倒车雷达急促地响起,于彤没说话,安全带被她右手运弓一样提溜着往外拉,拉到头松开,吧嗒打在自己身上。我正疑惑,于彤突然说,我不打算干了。倒车雷达同时发出凄厉的长鸣,我猛地踩住刹车,看向于彤,她低头攥拧着安全带,两头不一会儿就扭出了嶙峋的棱角。我说,下车吧,去烟囱那儿看看。

远方的山上还停着云雨,风从晦暗湿漉的山雨里穿过,一抹一抹敷在身上。于彤仰着头走在前面,眼眸凝滞,不知道是在看天还是看烟囱。此刻我发现,于彤的身形十分瘦削,裹在黑色大衣里如一柄鞘中冰剑,只露出脖子那截细长的寒光。我本想扯些话题,但话顶在胸口又泄了气,不远处沉闷的机械撞击声颇有节奏地压实了我和于彤之间的沉默。我干脆闭嘴,只是在路口处拉一下她的胳膊,提醒她转弯,脑子里不由得开始琢磨我和她的关系。

这算我们第三次接触,除了工作。第一次是在她进公司不久,一次收工之后喊我去吃砂锅,说我和她是同一个县的老乡,在一千多公里外见面得两眼泪汪汪。我以为她在开玩笑,结果她直接说出了她家小区名,离我初中八百米。第二次是第二天我约她下午茶,聊天话题从我主持过的各种婚礼开始,有意无意转移到了我的感情史上——我谈过三段,做了三个婚礼策划案,最后都卖给了公司。我问于彤有没有对象,她说没有,她白天要复习考试,晚上来做婚庆表演,不打算找。在那之后我又约了她两回,她没答应,直到前天晚上,她突然打电话给我,说想看烟囱,能冒烟的那种。电话那头声音很吵,是劣质音箱夹杂着碰杯起哄声,应该是她接的私活。我问她在哪里,她挂掉了电话。我发微信说可以去城郊的垃圾焚烧厂,那边的烟比较环保。她在第二天早上回了一个“好的”,再无其他。我看不惯她的做派,当一个人表现得过分神秘,通常意味着是在掩饰一个无聊的内核,就像九成要藏到婚礼当天展示



的惊喜效果都差点意思,但我还是鬼使神差地向于彤发出了同行的邀请。

于彤和我无声走了快一刻钟,忽然,群山剧烈呼吸,风像是站了起来,用透明的身躯撞向我。我脚下一踉跄,脑中关于于彤就模糊的各种形象立刻搅和在一起,更加佶屈难辨。她到底在想什么?我茫然看向身边规整陌生的园区,心中生出不可解的烦闷,像是身处一场莫名其妙的梦。我终于还是喊住于彤,问道,为什么要来看烟囱?于彤停了下来,烟囱在我们正前方五十米的地方,没有工作。于彤转头问我,怎么到现在都不冒烟?我说,怕下雨吧。于彤接着问,这里一天能烧多少垃圾?我说,一千吨。于彤说,你又在胡说。我说,我刚刚看厂房牌子上写的。于彤说,那今天烧不到一千吨了,你说,这世界上一天得烧多少垃圾。我实在受不了于彤这些云山雾罩的话,不耐烦地说,想不明白,世界大了去了。于彤叹了口气,说,是,想不明白,回去吧。说着便往回走。我一步堵到她面前,喝道,我是哪里惹你了吗?于彤身子一怔,软绵绵地摇了摇头,拨开我摇晃着要继续往前走,像是轻飘的纸灰。我心头微微一颤,声音低下来问道,是不是因为考试啊?

不是考试,我爷爷前天走了,今天火化,我想送他一程。于彤说着,眼中立刻涌出了泪,话说到最后几乎只剩哽咽。我愣住,慌忙说着节哀,摸遍全身口袋却没找到纸巾。我说,你等等,我去那边厂房拿点纸,顺便问问他们今天什么时候烧火,很快的。于彤伸手拉住我,眼中已是哀求,她在抽泣中七零八落地说,你能不能,待在这里,我,哭一会儿就好。我点点头,递给她另一只手,她用尽全部力气想抓紧我,整个人却雪崩般轰然坐下,她跪坐在地上,再也无法控制地大张着嘴仰天哭泣,只有几声嘶哑的嚎啕在无声的哭喊中被挤出。我用力拉起她,用身子撑着。她的脸侧向一边,双眸像是坐在雪地里冻僵的红果。我不忍看她,目

光投向远方的山,却仍感受到她身体剧烈而痛苦的颤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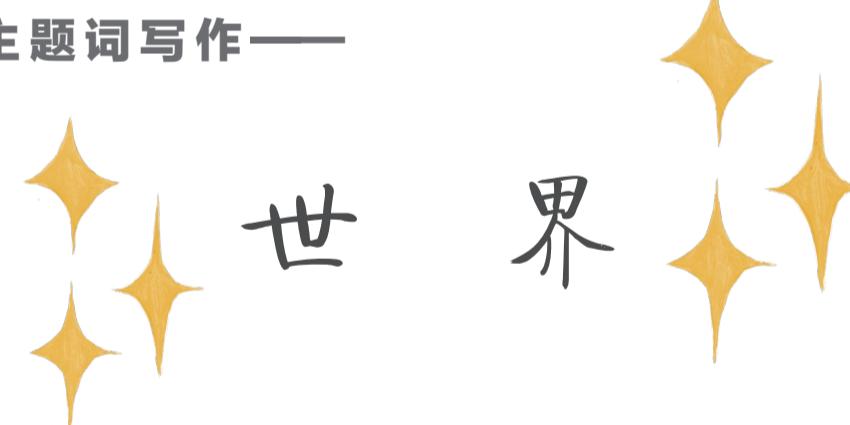
我注视着天际不知多久,乌云突然破开一道光,照在远处的山头,金色的光漫过云雾,晕染出秋山丰饶的色彩。我轻声告诉已经安静下来的于彤,快出太阳了。于彤站直身子,顺着我的目光扭头看过去,眼睛里金灿灿闪着泪。于彤说,谢谢你,不好意思。我说,都是老乡嘛,有老乡在旁边,世界再大也能算回家了。我这话本是为了宽慰,没想到于彤听罢眼泪又簌簌掉了下来。

正当我无措时,于彤擦着眼泪吃语般说着,我不敢回去,现在回去就得永远在那里了。我不该这样想的,但世界太大了,大到我哪里都回不去……于彤的话语醇酒般漫无边际,最后停留在一个我无法回答的假设上。我说,走吧,你得好好休息。于彤转向我,眼睛里的金光消散,她问,去哪儿?我说,回城里啊。于彤嘴唇翕动,欲言却止,像是在思考。片刻之后她用双手在脸上使劲揉搓几遍,语气变得清醒如常,说,这里挺漂亮,再待会儿吧。

我们并排长久地远眺着,于彤又像是变成了一柄冰剑,但我不想再次陷入沉默,问道,你刚才说你干不了,是真的?于彤说,没想好,但你记不记得我们初中每年都会搞诗词朗诵比赛。我不明白于彤的意思,但还是顺着说,记得,我每次都是主持人。她说,我看到这些山忽然想起来的,朗诵比赛也是每年秋天搞,我初二参加拿了冠军,这辈子唯一的冠军。我说,你当时朗诵的啥。于彤冲我一笑,说,我再试一次。而后清了清嗓子,面向群山踏出一大步,挺直腰杆,一手背身一手前举,朗声念道:看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;漫江碧透,百舸争流。鹰击长空,鱼翔浅底,万类霜天竞自由。于彤的身上天光倾泻,语气顿挫激扬有如空谷振金,我站在她背后,看着她挥动的手臂,一阵鼻酸。但她在最激昂处戛然而止,收回身子,扭头朝向我,问我咋样。我连忙抹了把眼泪,卖力鼓起掌,说,你这是要抢我饭碗啊。于彤笑起来,说,走吧!再晚山里就该冷了。

于彤走回烟囱前,双手合掌,低头默念着。一阵白烟倏忽从烟囱里飘出,紧接着,滚滚浓烟有如长河喷薄,涌向天空。

主题词写作——



抵达之远(外一首)

■ 白 夜



白夜,本名刘小园,2000年生于四川邛崃。作品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《诗选刊》《延河》《散文诗》等刊物。

错肩而过的脸多淡漠
在旅途间歇,在每个短暂
停留过的陌生站台
“只鲜活那么一刹那”*

像永不能真正抵达的远。
然而我瞥见了,那些异乡的
湿雨织出灯下柔软的银线
照耀着轨道,低声细语

和被鞋印占据过的空旷
离别前,一阵风途经了我
说不清是抚慰还是擦伤
我预感到,这个将要消逝的

失真的傍晚,仍葆有某种寄托
它掀起古老而艰难的一页
等待我前去认领,循着站台
在山重水复中递来的永恒鸣笛

*出自张爱玲《封锁》

短途骑行

四月的乡道尚未萌
绕过堤岸与水滨
杨柳迷蒙如昨日雨后,初青色
涤荡着时间周游的声音
不为停留,你已在余光里
垂钓了一段清凉的遐想

阳光仍吹动你的影子,一条路
回归于流动的本质
它并不通向虚无的远方
你经过,世界便渐次翠绿,清晰
如同一扇春风的窗
在打开时
获得了两侧的全部真相

